嘿嘿，还是我妮儿教我的话好使。  
7 M+ E; d7 y% @7 W  
另外，给陈大老粗征求一个大名，没回复的话，以后都用陈老，或者陈大老粗来称呼他了。反正也不会有人回复。。以后就用陈大老粗吧，反正就是过度用的。  s\* f0 H, D$ L+ o: [. ~6 j" l' t# q  
  
「豪宅半夜遭劫，富翁在家被阉。」一夜之间，这样的传言就开始在金陵左近发酵。0 N9 A8 i+ [( P\* \_' \  
  
「谁干的？我他妈的问你们他妈的是谁干的？这些天我们丢的脸还不够多？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破不了案，这身警服全他妈给我脱了。」林远为再一次在紧急会议上拍了桌，低下众人噤若寒蝉，便是钦差江斌国也觉得丢了脸面，不知如何作答。  z1 h- i  x2 J7 o  
) U. y4 O7 e" e7 X, P& u  
「哦？这是哪里的侠士见义勇为了？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，岂不就是当众狠狠的抽了林远为一个大嘴巴子啊，简直大快人心。」赵碧霄无聊的翻看着新闻，油亮的皮靴下面，一团肉块正在无声挣扎，末了，又忧心忡忡的呢喃：「不知道这个睚眦必报的林远为，这次会想用什么手段来报复呢。」. Y( F- [! K: \4 U\* S1 v7 I\* \! M9 n  
  
电视里放着新闻，床上一男一‘女’，二者正在努力耕耘，淫词艳语不断：「他妈的，你这个贱货，前两天蒋先生过来的时候，你是骚的很啊，啊？是不是？要不是张然那个婊子，我他妈还真不知道你和她还有这种关系，臭婊子，操你妈，在我面前装什么装。操。我他妈的给你升职，操，给你股权，操，再给你主管广鑫的案子，操。你这个臭婊子，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你他妈是不是要反过来骑到我头上来了，操。」  
  
「啊，茂才，操我，狠狠的操死我，我不想离开你。」宋晓菊的理智早被来自菊穴的快感淹没，恐怕现在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吧。- J$ D0 X. Z7 i# J: {  
  
「丽安娜女士，既然你的要求已经达成了，那么现在您是不是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？」回沪埠的路上，娜塔丽无比郑重的问我。  
+ t7 i0 E+ m4 y, F! n- P" W' u% D  
我努力回想一下，终于想到此前聊天中，娜塔丽曾经说过要满足她的一个要求来着，阿珂自然被我带着，与我一同坐在后座，看了我的表情就明白了许多，默默的握住我的左手，手掌上传来的轻微压力给予了我一定的肯定，我点点头：「是啊，惩罚了保罗，作为交换，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。」  
# l7 S5 y: P; m; r0 t  
「不要搞的那么悲壮，没那么困难，只是希望您可以少犯些错误，不要再被我克扣餐食了行不行，每天那些错误，不罚么又不长记性，罚了么，卢克大管家又来埋怨我。您也可怜可怜我行不行，作为您的贴身女仆，事情不好做啊。」娜塔丽的表现着实和她的人设差异过大，我还从未见过她傲娇的模样，阿珂也同样傻眼，对我猛挑眉头。  
  
「哎呀，好了啦，我知道了，会努力哒。」我实在无法拒绝她的这番说辞，娇嗔道。  
+ R1 }# m) P: F: g5 J( X  
半夜，金陵警厅，江斌国办公室6 z: H; X2 e/ W7 l2 W1 [  
' t7 E4 N$ i- ?8 }4 }  
「伯伟啊，这个姑苏豪宅的案子，你知道多少？据我所知，老宋可是和那个保罗结怨已久，你昨天说查到了欧阳栋的小尾巴，半夜是不是也在姑苏？」江斌国少有的点了一支烟，忧心忡忡：「伯伟啊，你是个好苗子，现在情势是不对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被仇恨左右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。再者说，你也算是刑警队的老人了，案子一定要处理的干净，千万不能拖泥带水，但凡留有一丝破绽，你的结局就是万劫不复，到时候，不要怪你将伯伯不留情面，明白吗？」4 M: E0 u\* A" [2 N- e  
  
「江伯，您教训的是，不过我谭伯伟行的端，立的正，我是一名警察，我有我自己的做事原则。」谭伯伟再大条，也咂摸出了江斌国的言外之意：「我去姑苏，只是顺着欧阳栋留下来的线索，到他可能的窝点排查了一下，绝不可能做出其他没有意义的事情来。」  
  
「好啊，那你说说，你查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？」江斌国老谋深算，看不出他有什么其他的心思，继续问道。+ x, C9 F' O: ~  G- s5 Q  
  
「我们抓到一个欧阳栋的同伙，还没来得及审，这不就被林市长催来开会，那人现在还在留置室关着呢。」说到案子，谭伯伟认真回答：「不过，回来的路上我们简单审讯过了，那个同伙透露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。」  
  
「什么信息？」江斌国大急。, m2 u$ D; K2 n1 w0 y; J0 L: Q& d  
1 f8 K; f8 m$ ?  
「他们的货，都是从洱海运出，经陆路，从羊城边境下海，到暹罗兜上一个大圈子，最后再从沪埠口岸进来。」谭伯伟走向墙边的地图，说到一处，便在地图上此地的位置放上一枚标识。  
; Q  B# x5 i: l  O  
「恩，你继续讲。」江斌国暗想，这些信息之前都以明确过，现在这小子再拿出来讲，只怕还真的有所突破。: ?4 ]8 H7 {8 ^$ v  f3 C  
7 G$ |/ b5 z, I; h5 u  
「此前我们已经查明，这兜兜转转一大圈，无非就是为了模糊我们的视线，明里暗里的让我们把排查方向带到洱海，暹罗这些众所周知的毒窝。」谭伯伟取出最后一枚标识：「但是，我们现在控制的这个人，名叫阿普，似乎是欧阳栋的马仔，明显的暹罗口音，所以我判断，此人应该在暹罗活动过。我查过监控，此人在一周前，曾经出现在了一个地方。而这个关键的信息就是，他确实是来找那个被阉割的保罗。」谭伯伟将那枚标志重重的订在了金鸡湖畔保罗的豪宅上。  
5 L) H; {. x6 ?9 T( w\* z: I. |3 B: d  
「姑苏出事的那个豪宅？」江斌国心中一紧，脱口而出。' c; q& [8 g2 U+ q5 q9 x  
6 {1 L\* ~$ U" B. J3 F, u& s9 t  
「正是。而且在当天的监控里，我们同时发现了林副。。。」谭伯伟犹豫片刻。  
  
「停，不要说了，事关重大，立刻将所有影像资料全部送到我这里来，另外，这事还有谁知道？马上安排一个会议，我来主持。」江斌国立刻一个噤声手势，灭掉手上燃到一半的烟草，迅速下达了指令，看谭伯伟还在疑惑，再加一句：「免得夜长梦多，半小时后，将知道内情的人全部集合在小会议室，一个也不能少。以秒为单位，行动。」# c( w$ s, R\* n\* @/ E4 C: r  
  
「是。保证完成任务。」谭伯伟一个立正敬礼，疾步去了。& J  \_/ |& U2 o, N4 @( `4 N  
  
十分钟不到，两名干警出现在了约定好的地点，唯独少了谭伯伟。而江斌国早就在那里等着了，看少了谭伯伟，一个不妙的预感猛然出现，稳如江斌国，额头上也渗出了豆大汗珠。两名干警待要行礼，江斌国直接拦住了，急迫的问道：「出什么事了？」: s1 ~! Q9 {\* U  
: X% Z2 `$ {& M\* ]  
现在还能死心塌地跟着谭伯伟的，又岂能是泛泛之辈，安排另一个关上小会议室房门，简洁明了的回答道：「报告，阿普死了，谭队已经去了现场。」  
  
「死了？在留置室就死了？」此时江斌国反倒冷静下来：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，还真是逮了条大鱼，不然敌人也不至于这么急迫的就动手。」  
' |% W) r  q) q" j  
「敌人？江部长，我们是对的，是吗？」另一个是一个小姑娘，已带上了哭腔，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已可以说是僭越了。这几个月来，他们跟着谭伯伟，着实受了很多委屈与指责，此时得到江斌国的肯定，一时情绪激昂。  
' o2 o9 ^7 ^8 O. X0 |1 O2 ~% |% T  
「是的，你们的行为是正确的，是正义的。」江斌国看着可怜的孩子们，他们也不过二三十岁，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，一瞬间，他仿佛看到了初入警界的自己，温柔的安慰道：「希望你们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，不忘初心。黎明来临之前，总有黑暗相随。」9 k6 |1 E6 n; |  
  
「不忘初心。」两人同时敬礼，激昂无比。  
% d7 {0 f( M& F6 p2 z" `+ f6 Z  
「命令。」  
8 ?& \, v/ P; Q" S- O$ w  
「是。」  
  
「成立隐蔽专案组，由谭伯伟任组长，你们二人为组员，以侦破新型毒品案为主要目标，所有进展仅向我一人汇报，必要时，可申请异地用警。另外，该专案组的存在遵循一级保密条例。执行吧。」  
  
「是。」  
  
「等什么？立即行动。」  
  
「陈美霞啊，陈美霞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就此收手，快速切割，我还能保薇薇一条命，否则的话。。。恩。」江斌国发现自己的烟瘾越来越大了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又点上了一支烟。斜月昏暗，这个小小会议室里的灯火几被茫茫的夜色吞噬，可是，它依然执着的亮着，一如天边的点点繁星。  
' q( J0 ~9 Y2 G  
这个夜，很多人都没有睡好。  
7 l: n0 p9 Q# K& W  
其中又以林远为为甚。7 c. z& S" z6 Q8 x# b# d+ \_/ R  u1 k  
% ^5 M, ]1 A  `8 y+ L- e6 f- l6 V9 C  
「老东西，当初你死命保了谭伯伟，我就知道要出事。这才几天给我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这些暹罗猴子，果然不堪大用。」; A. \" M' y/ y0 r2 R  
1 `' p9 L& Q9 \_& R! Z8 m  
「喂，妈妈，这么晚了您还没睡？」林远为发玩牢骚，却收到了陈美霞的电话。% M) i+ P\* Y6 Z  
  
「薇薇，上次爸爸和你说的事情，你做了没有？这次上面要来真的了，乖，听妈一句，不要闹的太过了，毕竟你江叔叔是从上京过去的，不比上京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按章办事。」陈美霞努力的斟酌着语言，期望林远为可以将她的话听进一句半句的。  
  
「我知道了，我做事有分寸的，不会麻烦到江叔叔。」林远为不屑的会，不过陈美霞的话也提醒了他一点，一个疯狂的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成形。  
  
「对了，还有立立的事，你见到他了吗？他过的好不好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」; k7 F  U  Y, u! |  
, y3 o. A" u. A5 b9 M  
「哎呀，没问题，她过的挺好的，我亲自去看的她，确认了两次。」  
; F" K  L# Q2 k5 U$ D  
「那就好，薇薇，现在多事之秋，稳住，风浪过去了，一切就好了。」  
  
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睡了，早上还有个会。」  
  
挂了电话，一个邪恶的计划终于盘算成功。老东西，就是你来了金陵才弄出这么多的事，这种害群之马必须要坚决的从队伍里清除出去。  
  
「喂，展荣啊，哟，声挺大，又在哪儿嗨呢。」林远为点了雪茄，正式开始布局。  
6 |9 R/ O9 Q1 L4 o  
「你们玩，我出去接和电话，嗨起来，今天的消费由陈公子买单。」今天是陈展荣撺的局子，林远为的电话又不能不接，一句话就再次躁动了场子里的气氛，陈展荣得以脱身。  
  
「喝多了吧你，这结了婚就是不一样啊，往日的高架大飙客，现在怎么了？改性子了？」  
  
「嗨，林哥你这说啥呢，还不是去年宋家那个小婊子嫌我声儿大闹的吗，老爷子亲自点的我，要不然也不至于来喝这些马尿不是？」  
  
「可是宋家小婊子不是进去了吗？哥这边有几个外地朋友，就好个飙车，我不太方便，你帮我教育教育他们。」  
2 m\* T$ A' [1 U  
「哟，这朋友面儿够大的啊，能让林哥亲自出马，没说的，林哥的事，那就是我的事。老地方，我把这边场子散了去，再叫上几个兄弟，马上就到。反了他了，我飙王的匪号，也不是靠牛皮吹出来的。」7 [\* Q\* K) Q, x\* U) O# `' {2 ~  
" j# I$ H6 F( W2 m2 I. O  
久违的赛车轰鸣声时隔一年之后，再次在金陵的高架上响起，居民们敢怒不敢言。  
, Q3 H0 g0 n5 o/ S. ~  
两日后，金陵医院+ D" I1 k% r  s3 |( [  
$ q' }2 ]% n1 G8 v) g  
「我不活啦。」清脆的哭闹响彻走廊。/ H% [\* w: U+ n$ Z  
  
「哭哭哭，就知道闹，他就是被你宠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慈母多败儿，唉。」一个老头粗暴的将伤心的女人推到一边。8 `4 l$ b# r% E( `5 h& m0 B3 X  
8 n3 J' `\* m! N. o  
「患者家属，请保持安静。」小护士无奈，这里是ICU病房，住的要么是达官显贵，要么是命悬一线，而眼前这位明显属于后者，因为他只是骨折了而已，没有办法，这老两口太能闹腾了，一上午就进来安抚了数次。4 z& x# P' I( i0 A. {  
8 r. t\* X) H! T) x; y% Q. E  
床上的陈展荣仗着有老妈护着，把头深深的藏到了被子里，无论他们如何闹腾，反正就是不露头。  
2 s3 T+ ]: w) U. X\* w  
「你这个不孝子，我是不是说过不要飙车，不要飙车，你听进去了吗？啊？现在骨折了，疼的是谁啊？反正不是我。」陈老都气的糊涂了。  
\* t+ \_, D7 W4 ~- ?) L: \_0 e# H  
「哎哟，我不活啦。我唯一的儿子哟，你怎么这么惨哦。」陈妈又哭，可她眼里分明没有眼泪，只是单纯的想让陈老服软罢了。9 Q; q& p/ N5 {: G  
  
「那个女人没事吧？」陈展荣还是有些后怕的，当时赵碧霄作为女伴，就坐在副驾，他喝多了酒，翻车之后就人事不知，故而有此一问。  
  
「说什么呀，要不是她给你输血，你能不能活到今天还两说。给了她点钱，让她自己回家养着了。」/ Q\* {6 @+ r& v! c  
& k$ |+ ?4 Q0 t  
「我的儿啊。。。」陈妈看陈老依旧没有松口的意思，再次哭闹。  
, \_\* ]! Q8 @# R- Z. F  
「你说说你，怎么总是搞这些破事，老婆找个二手也就罢了，你哪怕给我留下个一儿半女的，出去胡闹也就算了。像你老子我，啊，当年也是乱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什么叫窗外彩旗飘飘，墙里红旗不倒，你的好好学学。为什么啊？还不是给你爷爷留下了你，这才容忍我出去胡闹的么，你可倒好，丢人。你知道吗？丢人。老陈家的脸，这次给你丢尽了。」陈老气急败坏，可又拿陈展荣无可奈何。! O% o4 m; [8 N( y& S7 [- w/ b8 V  
; l! w, @/ b  G$ W  B  
「哎哟，老爸，等这次伤好了，我回家就给您造娃，啊。」  
; Y2 L) Z6 X8 X: W  
「这才是我的乖孩子，唉，我说老陈，孩子都发话了，你也说句话啊。」  
5 P7 g, M6 T2 ^$ p3 J3 ^2 g  
「哼。」不说话等于默认，陈老看儿子现在还算老实，便不再发作。. ^  M# w# y# ^8 r$ H$ g  
7 [( S5 F$ w0 v! y( l  
「陈展荣，可算醒了哈，你个没心没肺的，死性不改是不是？你说说，赵碧霄那个贱人怎么回事？你们两是不是有一腿？好哇，要不是出事，你还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？」许佳漪来了，带着怒气来的。- E) s1 k, X, b; t" T" g  
  
「妈。。」陈展荣惨兮兮的求救。  
  
「恩哼，就是这么和老公说话的么？男孩子在外面耍一耍怎么了？这就觉得委屈了？觉得委屈你当初别进我陈家门啊？」陈妈一句话就将许佳漪拿捏住：「记住，女人，在陈家永远翻不了天。」  
2 X( s8 }0 ]$ f3 |+ }% E  
陈妈发话，许佳漪只觉得万般委屈此刻竟找不到一人诉说。  
# C; q% z  @7 b# o- ^. }2 @/ g  
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爱佳漪一个，什么女人翻不了身，这些都是糟粕，乖宝贝，别听她的。」陈展荣嬉皮笑脸的，也算给许佳漪留了一个台阶。# N  W; s7 ]/ ~5 B  
  
护士再一次进来，陈妈还当又是来提醒他们不要吵闹，刚要说话，只见小护士和陈老耳语两句，陈老将信将疑的跟着小护士出去了，这边婆媳儿子刚聊了两句，只听膨的一声，房门被陈老重重的踢开。接着随手抄起手边的物件就像陈展荣摔了过去，还不过瘾，那着折叠凳就杀了过来，仗着陈展荣小腿骨折，结结实实的凑了他一顿。& w3 e) h; O4 r  
  
「哎哟，我的儿啊，我活不了啦。」陈妈号啕大哭。  
  
听到打闹，门外呼啦啦的挤过来一群人，没成想，却被两个警察将大门护住了，任谁也不得进来半步。  
  
「你个讨债鬼，我他妈当年就该把你射墙上。」( P; l' U9 o" V  p( U- d" m# e  
  
「老陈，怎么了？展荣犯什么事了？我刚刚怎么看到警察了？飙个车，咱罚点钱就是了，再说了，腿都折了，也没伤到别人，不至于闹出这么大阵仗吧。」看到警察，陈妈也慌了神。再不敢胡闹，不过还是拦在了陈展荣前面，就怕陈老直接把自己儿子打死了。' d/ y: j3 k7 r7 B  
\* J4 \_. V" h. `4 I0 s. {  
「你让开，警察抓他之前。让我先把家法执行咯，你他妈的，讨债鬼。」一脚踢开病床，陈展荣摔落在地，若不是许佳漪稍微扶了一把，只怕他另一条腿也得折了。  
  
「到底什么事？说完了再打。」  
1 L8 ^: A; F% ^( A7 j, J1 j9 Z& C  
「讨债鬼。你知道和你飙车的是什么人吗？啊？贩毒的，你跟我说，你认不认识他们？恩？好好说，不然你老子也帮不了你。要不是警察局长是我老同学，你他妈出事当天就要进号子了。你他妈的，讨债鬼，快说。」  
# O' ]' x8 r8 k( }( Z  
「我，我不认识他们啊。」7 Y6 ~# A% t! I8 E# g  q+ ]  m/ n4 U  
  
「不认识，不认识就和他们飙车？这个慌自己信吗？」  
+ f0 ?! l  M# A3 E0 s. ~9 q  
「我不管其他的，等会别人问什么你答什么，不过，咬死了，自己没贩毒，没吸毒。知道了吗？」. f& a0 U2 T- y' A  
" S, Y; @\* M; e; i5 K2 F  
「知，知道了。」陈展荣此时也慌了神，糯糯着答应，心里早就把林远为骂了不知多少遍。) H2 E8 T7 A3 [  
! h: P, H8 G! Z  
「哎哟，我的儿啊。」  
  
（陈家真正的继承人即将上线，根据我的命名规则，以及上面的暗示，你们应该猜到他是谁了。）  
4 R! v! z( g0 {5 J  
说明一下陈家的运作方式，老爷子也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主，他自己永远占着51的股权，公司运作上的事情的他一概不问，不过公司关键的单子都是他谈下来的，也就是说他是公司的定海神针，他不倒，公司就乱不了。其他人加起来占着49的股份随便折腾，有种无为而治的意思。  
1 M: d7 n1 b\* y$ X0 y( \  
为了捞出儿子，陈老可谓是费尽了心思，终于通过金陵警察局老局长的门路和江斌国接上了头，地点嘛就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乐，不能给上面来的领导穿小鞋不是。+ v, D. m: b) {( K, E  
4 w' O3 N% U& c8 M6 h\* b  
江斌国不可谓不是从基层一步步扎扎实实爬上去的，政治敏感度极高，要说这种极其敏感的宴请，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能参与的，他不过一介钦差，金陵的事情忙完了，回到上京后还需要主持其他的工作，是以，广鑫矿业的陈老，他不得不见。  
' `; l\* y7 @) i3 d  
他大大方方的赴宴，让某些政敌喜笑颜开，只是，政敌不知道，江斌国竟然带了监听设备，宴请过程全程录音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。  p5 B1 v3 Q\* @+ s0 X  
3 O2 W+ R- j9 u' j8 S: i) M9 [  
陈老也是老江湖，看到江斌国抬出了监听设备，自然知道哪些话能说，哪些话不能说，酒过三旬，菜过五味，陈老要了一盘土鸡，一份炒鸡蛋，悠悠说道：「江部长，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吗？这个煮，煮豆。。」+ r\* K9 \_2 A8 K9 I8 o% t/ ]- e  
) g$ C\* y2 H- q  A# Y8 Q  
「煮豆燃豆萁。」  
  
「对对对，嗨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最喜欢的诗都能忘了。该罚该罚，我自罚一杯。您吃鸡，吃鸡蛋。今儿这黄豆烧鸡，就是用豆萁煮的，您务必尝尝。」) P0 d) D$ m+ A# G  
  
「那我问你，是先有的鸡，还是先有的蛋？」  
  
「肯定先有鸡啊，没鸡怎么有鸡蛋，您说是不是？」8 ]7 z\* I/ }/ ?% \_+ g  
( z6 O3 Y, `6 {  
「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是先有鸡，没鸡怎么生蛋孵小鸡。」江斌国从衣兜里取出一张纸，在陈老肩头拍了一拍，随后径直去了。; G5 z, l' R4 V$ g$ i: c  
( j6 [" q; {" p& M\* f8 b0 L  
「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报告？这什么玩意？斯。。赵碧霄，这不给我儿子输血那娘们么，本名陈钰。和我是父子关系的概率是99.9%？等一下，父子？不是父女？陈钰，陈钰。」陈老哪里有心思看那么多专业性的文字，直接翻到最后看了结论，又翻来覆去的看着那张薄薄的纸，口中不断呢喃：「陈钰？我什么时候有这这么个儿子？不是，我花丛小王子也有失手的时候？」  
- M( F  L. \' L8 e  D3 P  
「鸡飞蛋打，鸡飞蛋打啊。两个讨债鬼。」陈老一口蒙了半瓶白酒。2 F" v& C6 t: S' G6 U  
  
（啥意思啊？陈展荣你是别想捞了，因祸得福，还给你一个身家清白的亲儿子，别再闹了。）  
\* b$ |1 R  k3 T, u" e6 N+ o  
这就叫双子之身终败漏，碧霄小钰事孔陈  
  
---  
  
小插曲  
  
「小美女，小朋友，妮儿，叔叔来看你来啦。你看，叔叔给你买了礼品，喜不喜欢？你看这大手镯，大链子，还有毛绒玩具，赞不赞？」  
+ {% p2 `0 c" w( g+ a  
「你谁啊？为什么会在我家？我报警了。」9 A3 U$ B1 J, M- C9 e  
  I2 Y2 Q6 q\* o% W$ \_  
「小朋友，你给我家展荣输血来着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，我儿子肯定不能只值二十万，所以，我今天亲自登门道谢来啦。来，把这个金链子戴上让爸，不，让叔叔看看，漂不漂亮啊。」  
  
「你干什么？老变态，我为什么要戴你的金链子，还这么老粗，土死了。」\* C1 Y2 X6 ]( {7 Q. |  
4 w+ s2 \_' p2 @3 `) u$ ^  
「哎呀，有个性，有品味，不愧是我老陈的种。我是挖煤起家的吗，土一点是应该的，来，戴上给爸爸看看，乖，就戴一下。」' q: z) i: H! E9 ~9 J  
  
「等会，你说什么？爸爸？什么老陈的种？死变态，占便宜没完了是吧？你给我滚，滚那。」  
  
「我查过了，你是一个孤儿，在梦泽长大对不对？那时候我是在梦泽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很容易犯的错误的嘛，你原谅爸爸中不中？让爸爸弥补当年的错误中不中？」  
  
「滚，呼，呼，呼，滚。」  
  
「中中中，唉，你别扔撒，这链子贵的很，花好多钱买的。哎哟，你摔镯子干甚？又一个败家子。哎哟，他妈毛绒玩具摔人也这么疼的嘛。好咧，妮儿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。」2 u" k. m$ C2 s# H: a/ p/ G  
  
「滚。呜呜呜。不要再来了，我讨厌你。呜呜呜。」8 c7 k. t" t$ \_2 G4 z\* U" N; T  
! Y8 y% t5 ]  ?  
「妮儿，莫哭，莫哭呢嘛，我现在就走中不中嘞？」  
. w\* \_7 Y5 E1 H  l, i& A4 S  
「你快点走，呜呜呜。」3 P3 C  A- @& B, I% ?/ a  
  
插曲完毕  
" k, S. O0 B6 P" ^  
---  
江斌国和陈老的会面已如此小心谨慎，可最终还是被有心人拍摄到了证据，一份投诉信，直接把江斌国投诉到了上京，江斌国无奈回京接受调查，主心骨一走，金陵的风浪，似乎平静了下来，一如往昔。3 {4 V4 m1 g. H+ Y6 Y  
2 [# R- U: t6 ^$ T& }+ v% v% F5 p  
「谭队，江部长走了，我们的专案组是不是就要解散了？难道就让那个人逍遥法外吗？我不甘心。」: D2 O; j5 r  a\* b  
' H0 R9 V, |' S: B9 [  
「解散？我不记得江部长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，一切照旧，所有汇报整理成材料，我相信，江部长肯定可以回来的。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心血不可能也不可以浪费。无论黎明前有多黑暗，朝阳定能准时升起。」2 F+ I- l3 r- @# I7 n4 V  
  
好死不死，不知是押送的司机疲劳驾驶，亦或是上京的风浪太疾，江斌国在下了高铁，从高铁站前往组织规定的住所的那段路上，一条小河，河边一条路，押运车毫不犹豫的栽了进去，救援队到的时候，只看到押运车掉下去的地方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泡，经过五个小时的搜救之后，江斌国连带着同行押运人员共五人均生死不明。  
# F4 U" t; I/ b+ e" M5 y  
「你疯了吗？敢动江斌国？之前无论怎么样，始终都算是小打小闹，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。江斌国什么人，你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了吗？」$ I' x8 K, t% w3 i. |4 I' d  e  
  
「口子既然已经被打开了，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让撕开口子的人永远闭嘴。」& a% W6 ]1 B% s" L. n' L- G9 R) n  
  
「你果然是疯了。他如果不死，等待我们的就不是大风大浪了，而是地震海啸，是天罚。」  
3 \_9 i3 E' G\* e" C+ J  
「所以，他必须闭嘴。况且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动的手了？他自己摔进了屎坑，这也要算到我头上吗？我可是毫不知情。」) Q% b2 S2 q3 @! n8 ~& m  
  
「疯子。」  
  
（猜猜看这是是哪两个人的对话。）  
\* d/ o9 {) g8 {0 q  
「怎么又在搞整风，天天搞，月月搞。还说什么从上京开始搞，再依次下沉到地方，还要拿金陵作为第一个试点单位？」赵碧霄依然穿着油亮的皮靴，靴根下的肉块依旧在挣扎着。  
  
「不对劲，金陵不是下去一个钦差么？这不符合常理。」赵碧霄逗了逗脚下的肉块，肉块愉悦的呻吟起来，她最喜欢钰奴在自己脚下挣扎求生的模样，尤其是想到钰奴还有着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，赵碧霄更加兴奋。& W" |\* S! T! m( h+ r4 l. X  
  
「说说吧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半个月才来了一次？往常可是一礼拜来一次的。」赵碧霄用尖细的足尖挑开钰奴嘴上的口塞，居高临下的问道。  
  B( Q& C0 o: g6 E! T- C  
「妈妈主人，上个礼拜钰奴出了车祸，给别人输了血，身子有些虚，等身体养好了才来的。」钰奴嗅了嗅，循着气味找到赵碧霄的鞋尖，贪婪的舔舐着。  
; g  e# `; m$ o5 M  
「车祸？你怎么不早点说，身体恢复了吗？可不要死在我这里了，晦气。」赵碧霄嘴上虽狠，实则担心的紧。  
+ H6 x% t# h9 D& q  
「没关系的，钰奴受的住，请妈妈主人不要垂怜贱奴。」钰奴舔的越发认真了。. X0 d2 N5 A9 ~+ w, }) H  
  
「贱货。」赵碧霄拿起鞭子，对准他下阴部位，狠狠的抽打下去。  
& E9 z" v$ M) {; J  
「妈妈主人，再用力些，钰奴想永远侍奉您，唔，永远。」钰奴今天的情绪明显有些异常，作为一个合格的女王，需要时刻注意小奴的心理状态，比如现在这样近乎决绝的语气，就说明一定有什么比受虐更重要的事情影响到了钰奴，需要尽快疏导，否则定会酿成大错。. ~. a, D, i8 \_  
1 w7 x4 s! n# V8 }) t  
「是在抱怨妈妈主人割了你没用的鸡巴卵子吗？」赵碧霄陡然怒道。  
  
「不，不是，钰奴不敢。被妈妈主人割掉鸡巴卵子，让钰奴整个人的灵魂得到升华，钰奴要谢谢妈妈主人。」钰奴整个肉块都蜷缩了起来，似乎在惧怕着什么，这样就更不对劲了。' a6 a. }: v% p& f0 Y  
  
「那是为什么，你跪着说话。」赵碧霄眉头微皱，实在想不通短短半个月，身下小奴为何变得如此顺从，顺从的有些过分。0 m  n  G- ^  ^( ]' h4 p: p  
  
「不，不敢，钰奴不配跪着和妈妈主人对话。呜呜呜。」肉块努力的翻转着身子，把最柔软的小腹露出来，这是小母狗表示顺从的姿势。, v# O9 S1 a7 ^: K# s/ C$ h  
8 V. b3 R/ \7 }7 y- i4 z  
「发生什么事了。怎么搞的和生死离别一样？我有没有抛弃你，你这贱种犯得上这样的表忠心吗？」赵碧霄大怒，即便钰奴摆出了最为顺从的姿势，可是她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，需要狠狠的教育，所以，鞭子毫不留情的抽了下去，也不知乳胶下面，柔软的小腹上又多了多少鞭痕。  
  
「呜呜呜，妈妈主人，您直接打死我吧，钰奴宁可在高潮中死去，也不愿离开妈妈主人。」钰奴悲伤的哭泣着，泪水甚至从蒙眼的乳胶头套中涌了出来。  
1 V: }1 M  D, ?" f0 L, r  
「胡说，谁要带走你？他敢。」赵碧霄越发愤怒了：「你是我的，谁敢带走你。」鞭子抽的更狠了。% R# ]' k  f) a  
# T) U- }9 o' u1 G+ v/ J+ q- l  
「哦，啊，啊，恩。」钰奴惬意的呻吟着，唯有从妈妈主人处获得的赏赐才能让她疲惫的心灵得到些许慰藉：「打死我吧，哈哈，打死我吧，我宁死也不愿离开妈妈主人。」  
  
「谁？哪个挨千刀的敢从我手里夺走你，还有你，该死的，你竟然起了要离开妈妈主人的心思，贱奴，你罪无可恕。」皮鞭疾风骤雨般的落了下去，直到肉块没了生息，赵碧霄没了力气，这场暴虐的凌辱才停止了下来。  
  
「碧霄，收拾一下，陈老中午有宴请，指明要你到场。」孔垂楠实在不忍看到地上沉沦的肉块，避过脸去，在门外唤她。  
  
「哪个陈老，广鑫的那个暴发户陈展荣吗？他也配？」赵碧霄扶着额头，踢了一脚地上的肉块，看她仍有反应，这才安心。  
  
「不是陈展荣，是陈展荣的爸爸，虽然也是个暴发户就是了。」孔垂楠依旧侧着脸，像远处招了招手，马上有仆役过来抬走了垂死的肉块，他们的动作很专业，显然肉块被整治成这样已不是一次两次。  
) @4 E6 ^7 m0 p  
「点名找我？等下，你说陈老特意过来，是点名找我，还是点名找赵碧霄。」赵碧霄看着被抬走的钰奴，一个模糊且大胆的概念开始成形。: v0 J% F3 ~  h% \  
  
「他个大老粗，生意是做的大，却没有什么文化，发的消息文不文，白不白的，就说要请赵碧霄午间出去吃饭，就连我呀，都是捎带上的。哎哟，你是没看到，消息里面那些什么亲亲宝贝爸爸想你什么的，肉麻死了，告诉你，你可小心着点，这老小子年轻的时候可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这个样子。不过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这老小子对谁都这样，有楠姨在，他不敢对你做什么的。」孔垂楠慢慢说道。  
! d. c/ z8 W. j: n5 m) m  
「坏了。」赵碧霄一拍大腿。7 t3 V% \4 f& E1 t  ?  c  
  
「什么和什么呀，唉，你上哪儿去，中午的饭局你可记着点，不要迟到了。不方便的话我改约晚上也可以。」孔垂楠看着赵碧霄飞奔而去，暗想这孩子真够可怜的，不知道又在发什么疯。  
/ R, v; b( u7 {( n+ s& ?  
饭局终归还是改约到了晚上。  
  
饭局定在曲阜最豪华的酒楼，就在泰山底下，抬首就能看到巍巍高山，脚下是大片的竹林，据说里面还是个什么名人的墓葬，一个无字碑可追溯到千载前的征合年间，算得上是一个风景秀丽，又颇具古香的所在了。  
  
「霍，这么大阵仗，陈老他面子够大的啊，请多少人啊？」赵碧霄看到酒楼，不由得瘪瘪嘴，她这两年跟这孔垂楠也算见了一些真正的大场面，不过能到这酒楼最高层来吃饭的，今儿还是头一遭。  
4 Y4 `1 F# Z9 U8 u" c/ `  
「就我们两。」孔垂楠吩咐着：「告诉你，少说话，少吃菜，稳当着点，不要丢了孔家人的面子，你知道的，如今孔家多是女眷，少不了受那个暴发户的白眼。」  
  
「知道了，放心吧楠姨，碧霄好歹还做过几天男人，知道他们的小心思。」  
" d  L% Y- K7 W$ i5 B( w% z  
「唉，要是你。。。。」' I+ U( R" |, P7 p1 |  m8 v+ O  
2 X7 `' k1 q3 Q7 |$ }3 }5 n  
「楠姨，别唉声叹气的了，人各有命。」赵碧霄挽着孔垂楠，在服务员的指引下上了电梯。8 e) K3 L' s( `9 R3 T9 j\* Q9 P  
0 o# M/ a! f1 R! x( V# V$ |  
「孔家大妹子，多谢你啊，你看看这，嘿嘿，要不是你，赵碧霄同志还真难请的到来吃个饭。」陈老无比谄媚的在电梯口候着，看到两人上来，立刻开始嘘寒问暖，不过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赵碧霄身上。  
4 b1 ]1 y2 \% ]' D' M1 A' c  
「陈老，我们之间有过什么合作吗？」赵碧霄蹙眉，紧紧的挽着孔垂楠，这个老头表现的实在过于诡异，不过这也印证了她的猜测，万事还是稳妥着点比较好。( F7 D! @3 z+ Q. B  G! J/ I  
. U) u, J" l! l' }/ l  
「唉，你这妮子，今天是家宴，家宴的时候聊什么合作嘛，真的是，一点没有我陈家人的作风，你太努力啦。」陈老竖着大拇指，嘴上虽在埋怨，可是嘴角都咧到了耳朵根，说他不欢喜，都对不住他脸上的褶子。0 B. @" ?1 v7 P4 E" s  
3 O& O# U+ k: V7 K+ {  
「家宴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」赵碧霄警惕的说着，放缓了前进的脚步。  
  
「碧霄，你这孩子，蒋宋孔陈，虽说有些不合，不过明面上始终是亲如一家，一起吃饭，叫家宴怎么了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」孔垂楠佯装责备。1 ]; D8 B- c: X: x, E# }  
7 N" h5 m$ F- q; g7 p0 V7 O% p4 m  
怎料那陈老却当了真，义正严辞的说道：「嘿，你个小老太太，前面说的不孬，你好声好气的说话，撕我这妮儿的嘴干什么，我都舍不得撕。」  
# C) c) V\* O4 C  
「好好好，你宝贝她，让他叫你爸爸，还是老公啊，老不正经的。」孔垂楠也是被气的糊涂了，气话脱口而出。# R. P; G1 g. N\* c1 }9 u  
. G0 n. B3 g5 x1 T, P8 E  
「唉，我说你这个小老太太，到今天我才发现你确实是个妙人啊，说的好，来，妮儿，听你楠姨的话，叫爸爸。叫一声爸爸，我送你一条大金链子。」陈老脸上的褶子都拧成了一朵花儿。% h6 [0 F. J6 t% E& q! O. P1 C9 l, f  
  
「滚蛋。」赵碧霄白他一眼，想要下楼，却被孔垂楠拉住了：「我说你这个小老头子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敢在曲阜地头撒野。碧霄，走，我们入席。」" J) ^& w. R7 T! x  
" t( \& H2 n# ^\* `  w/ e  
「嘻嘻，她说的滚蛋，比滚多了一个字，这可是一个阶段性的进步。」陈老也不恼，反而笑嘻嘻的哼着歌跟了上去。( u6 H\* B2 d/ P4 e+ y  
0 h# X( v% C! F  
进了宴会大堂，那可出了大事了，满满当当的坐了一屋子人，上面的主位空着三把椅子，想来就是给他们三人留的了。2 g9 b9 ~\* K9 m  
: N% c0 e# K: v5 d  
「妮儿，来，我介绍给你认识啊，这是你二叔，这是三姨，这是小侄女。。。。」林林总总，直把赵碧霄都看的眼花缭乱，糊里糊涂的跟着陈老叫了许多人，从长辈处收了不知多少红包，礼品更是不要谈了，都在墙角放着呢，豪言说吃完了直接带走，这果然是家宴，不然也不至于来这么多实在亲戚，收的东西也是主打一个实在。! A, q& M5 c% }9 b% f  
% A- O7 b; Q/ H5 Z. {7 \_$ Q  
除了一个人，陈老的老婆，她被刻意安排在了最角落，对赵碧霄也是爱搭不理，只不过被热情豪放的陈老给划过去了，没能掀起多少风浪。  
  
酒进了不知多少轮，陈老喝的那叫一个痛快，满面红光，却依旧屹立不倒，无论谁来敬酒都是直接干掉，把赵碧霄看的是瞠目结舌。4 @: S: H- n" R: D  
2 ]! K' z8 U2 t. V( p3 O  
「我说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是和广鑫有那么一点业务往来，可是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？那才多点利润，估计都买不起这桌上的一瓶酒的。」赵碧霄和孔垂楠咬着舌头。  
  
「静观其变。」孔垂楠示意。\* A+ \_/ b$ n: k; L  
\* f: L9 {3 n/ O3 m, ^  
「恩哼，今天，鄙人，啊，也就是我陈大老粗，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。」陈老喝的到位了，声若洪钟，爬到椅子上宣布道。  
  
「哦哟，陈大老粗，你可悠着点，可别摔下来今儿直接双喜临门。」( m1 c; p5 k5 G6 y" z; G; f  
  
看来老陈家还是比较和谐的，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放出来，陈老也没有什么怨气，只冲声音发出的地方啐了一口脓痰：「滚蛋。」3 v0 Z' ]7 c! Q4 I- B- T  
1 X% ]% R# S- b) Z8 h$ ^! \_  
众人皆大笑。/ m+ X9 K" Y% z8 m0 `8 P  
! K) l4 Q7 O  w% l2 N3 i  
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我陈大老粗呢，有和儿子，可是呢，他不学无术，所以，就在昨天，我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。鼓掌。」陈老仗着酒气，说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。  
  
「陈大老粗，你没病吧？那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不认他了，广鑫将来怎么办？说句不中听嘞，你倒了，总要有人接班。」本来喜气洋洋的家宴，被陈老的一个决定直接冷了场，几乎所有人都眼巴巴的看着陈老，是啊，儿子不认了，是不是他们这些旁系嫬门就有机会了。  
  
「看什么看，老子不认他自有不认他的道理。那个不学无术就不说了，娶个二手娘们也不说了，让他学着打点公司的事情拖拖拉拉的，也不说了。」  
  
「这些都没关系的嘛，哪有人天生就会做生意的，懒散点就懒散点了，等他哪天给你生个小孙子，不就什么麻烦都解决了的嘛。」  
2 ^  t. g3 g0 h& f' r2 v" I  
「就是，就是。」  
  
「滚蛋，嘿嘿，还是我妮儿教我的话好使。」陈老真的喝多了，还冲着赵碧霄抛了个媚眼。接着说道：「这些都不提了，这小子贩毒啊，贩毒啊，你，你，还有你，你还保他嘛？还说慢慢教吗？恩？说话啊。」  
2 ^6 ?' E8 n" U( V5 e1 Q  
「陈大老粗，你怎么知道展荣做那种生意选？」孔垂楠微微颤抖不表，帮着众人问出了这个问题。